

四書題鏡

茗上汪靈川纂

四書題鏡

聚錦堂梓

叙

國家以經學取士三載賓興歲
科兩試首崇四夫子書明
經士名以文章報

國然惟學術端則經術正亦惟

書理明則學術端而明書

理在尊註以所聖賢宗旨

評說以別指趣異同三四
夫子書匯涵諸經精蘊經
諸先儒之闡發或問語類
大全之辨論而薈萃新義
於朱子傳註後之闡發傳
註以闡發大文者凡講章
講解無慮數十百家大約

宋儒之書專講義理其時
不為帖括明儒之書兼求
口氣自講學一二語錄外
率皆為帖括取用然於經
傳義蘊未免有詳略偏全

同異之差我

朝文運日隆

聖天子重道崇儒而正學昌明
御製經書講解而經學醇備兼
得理學名家主持風會諸
君子闡發不留餘蘊即諸
章講解所未到而散見於
先輩名篇時賢鉅製法家
宗匠選評之識議者或發

明朱子之解則直指迷津
或引伸朱子之意則一空
陳解均足為制義準繩舉
業正宗第歛故喜新者恒
不屑龔前人唾餘其視講
章文字若可一槩抹却昔
朱子答汪尚書書所謂姿

稟高者以不歷階梯為快
者也抑或祖一陳詮舊解
錮於先入之見聞縱有標
新聞與至論未遑徧觀而
盡識此又朱子所云執着
一見不更來新見者也竊
嘗論之從來傳述聖賢之

一學者致知在格物所以窮理博學而詳說所以反約原非徒以供博士家言然科舉之學必本於聖賢之學聖賢之學即驗於科舉之學故作文不發揮書理聖賢之義理終未透講書

一 不貼合作文聖賢之口氣
終未肖前人謂作文為講
書表章講書為作文根本
源流原自一貫惟體認各
題理行文即以行文各旨
法說書則書之曲折精微
與題之神脉口吻無乎不

出而道理口氣兩無遺憾
是行文之妙即寓講書之
中講書之時即熟行文之
法所謂格物窮理詳說反
約工夫不即在是乎余筆
耨年久日惟此與諸從遊
相叅究因彙集前輩講義

博採名家篤論聞而擇見
而識慎思名辨摘章章節
節句句題之正義正則而
錄之呶吾走筆罔厭罔倦
積有年所而成卷如千為
家塾課本謬承吾鄉諸先
達我師南部濟源牟平涪

陵諸大人先生許可謂是
輯足以釋講家聚訟之煩
導作家審題之路應公諸
世毋自秘焉余自維淺陋
愧乏獨照心得以闡發經
傳蘊奧不過按籍彙錄去
其操戈傳註晦蝕經義之

論辨其浮泛淺率拘牽膠
固之疵以取正於先輩時
賢而已曷敢貽災木譏年
來友教越東會我墨城桐
坡壽年長先生主講壇課
士以明書理端學術為第
一義因出舊所輯相印可

而見是輯者各請抄錄但
案頭一卷難以給衆覽適
請梓者力同人率踴躍以
晨夕叅訂閱年而剞劂告
竣幸賴麗澤之益焉乃如
楊子我嘉金子一清方子
梧岡楊子西望郭子昇集

筌出其精於理工於文之
識力校正再四厥功尤不
淺云噫浩浩者天而窺以
管洋洋者海而測以蠡聖
賢之道妙無窮識解之靈
通何極名山之秘著良多
翰苑之遺珍不少寧端委

源流之靡不悉抑魯魚亥
豕之尚有訛惟異心同理
同共訂其是非得失庶於
說書行文者不無小補云
皆

乾隆九年歲在甲子春王正月

茗上汪鯉翔靈川叙